

# 伯村二三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7学年秋季学期交流交流小结

2018-04-08 13:49:15

去伯克利之前，不少人问我：“你一个中文系的，去美国交流能学什么呢？”曾经，我也常常困惑，此去前路未期，我到底能收获些什么？如今回想这四个月的点滴，从最初的抖抖霍霍谨小慎微到最后也能生活得潇洒自如，无论是来自学业还是来自生活，我想这四个月所带给我的，绝非如表面看起来那么波澜不惊。元气的一天，从早起开始选课的时候脑袋一热一头扎进每天早上的日语课，于是开启了没有早锻却要天天早起的老年生活：伯村的早上清冷，昼夜温差之大可谓天天上演冰火两重天，拜养生的室友所赐，每天早上一碗热乎乎白粥下肚，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裹紧出门，数着裹得比我还紧的流浪汉一路爬到Dwinelle Hall，笼罩在晨雾里的钟楼不知何时会响，高高在上地嘲笑着底下形色匆匆的众人。推开门，对着日语老师一脸期待的“元氣ですね”抱以一个夸张的哈欠，伯村的一天算是开始了。抢劫、山狮、山火、游行：不，我们用生命在学习。每天从UCPD收到的抢劫、强奸案件的邮件提醒中总是有那么几封警告届的清流——不要因为看到山狮太过激动啦，不要因为山火导致的AQI上升就打911啦，但是所谓“生命诚可贵，学习价更高”，警告归警告，课照上，考试照考。于是日语课之前的对话日常就是这样的：--Hey, how are you? --Tired. I have a mid-term today. --For what? --Computer science. --But you just have taken it last week. --Right, that's the first mid-term. And I have five more for this class. 然后双方无奈地相视一笑，兄弟，彼此彼此啊。素称“伯克利人民共和国”，伯克利的自由激进传统闻名全美，游行抗议也是这里的家常便饭，规模小者可以常常在地铁站就能看见一个人拿着话筒自顾自地开始情绪激动地演讲，甚至走在在路上也曾被陌生人拉住说，来，我们来谈谈全球变暖的解决之道；而规模大者，出动几十辆警车甚至直升机封路也不在话下。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房子租在可以称得上伯克利downtown中心的Center Street上，我几乎目睹了每一次大规模游行的全过程。相较于国内学生对于外面游行之大义凛然、临危自定的想象，现实的模样则更像一场盛大的狂欢，人们身着奇装异服敲锣打鼓，口号连天颇有韵律，浩浩荡荡沿街荡开，若非横幅上清晰地印着“F\*\*k Trump”之类的字样，将其当作狂欢节的庆典也并不违和。然而游行归游行，学还是要上的，于是总能在图书馆形色匆匆的身影里，看到游行中吼得撕心裂肺的面孔，埋首于一堆杂乱的公式之中，俨然文弱书生的模样。至于伯克利的图书馆，尽管几个月过去，每每回想，仍令人心旌摇曳。当初写支教报告时为了一本《盘县特区志》踏破铁鞋也无觅处，甚至特意打入北大的图书馆内部，而在这里，当我第一次踏进东亚图书馆时就看到了齐全异常全中国各地地方志，真是感动得泪流满面。除了恢弘异常的university library群之外，ethnic、music、anthropology、law、business.....几乎每个学科都有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偶尔在moffitt图书馆刷夜，累了困了往可以把人裹住的沙发上一躺，或者去底下的free speech café买杯热乎乎的咖啡，奢侈一点的话再点一份现做的热三明治，半小时后又是一条好汉。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号称University of Competitive Bastards，伯克利学生学习的拼命程度和疯癫程度成正比。传说到了期末的dead week，moffitt图书馆会关起大门，上演一学期一度专为伯克利学生释放压力肆意放飞自我的裸奔大戏，于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在dead week探听各种小道消息，日日蹲守其中，终于，传闻在眼前变成了现实。除了在图书馆放飞自我，怼斯坦福也是伯克利nerds们的日常。Big game是斯坦福和伯克利之间的美式football赛事，尽管自2010年以来伯克利就以兵败如山倒的态势从来没有赢过一次，每年的big game周都是一场nerds们的狂欢盛宴，盛大的bonfire rally会在Hearst Greek Theatre举行，而bonfire的经典活动便是烧掉象征着斯坦福的大树，伴随着疯狂呐喊尖叫，火光直冲天际，颇有阿伽门农献祭的气势。而在big game当晚，穿红色衣服（蓝色象征伯克利，红色象征斯坦福）的朋友就尽量不要出门了，如果你还想完整地回来的话。在伯村，读书唠嗑过日子。在伯克利的这学期，修的课程并不多，压力却不小。两周读完伊利亚特，三周读完希罗多德，每一周reading assignment都一次又一次地挑战我的底线。不过，摆脱了学生工作的叨扰，沉下心来进入每一个作品，倒是第一次有了真正在学习的感觉。读读材料，写写paper，去office hour和助教小哥哥或者和语速感人的professor唠唠嗑，出来在暖暖的太阳底下躺一会儿，再逗一逗硕大无比如美国人的松鼠，很想生活就一直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楼下每周六都会有集市，卖各种各样自家种的有机瓜果蔬菜，还有自家酿的酒，只可惜年龄未到，非法的事情逃过了第一次，躲不过之后的ID检查；不远处拐角的Trader Joe，每一种零食、饼干、面包、cheese、酸奶，还有长得奇奇怪怪的蔬菜都想尝试；每两周固定去一次大华，恨不得每次都把超市搬空了回来。室友O擅长煲汤，室友M对于尝试各类甜点乐此不疲，我却还是执着于自己的江南胃，面对敞亮的大厨房诱惑，三个人做做吃吃喝喝，也是志同道合。常常和别人聊天时戏称自己去了新东方伯克利分校交换，一学期下来，别的没长进，厨艺倒是精进不少。至于周日，照例是要留给Sunday service的，在国内千方百计想逃掉和父母一起去教堂礼拜的我，到了这里，对基督教也有了新的审视。在伯克利的短短四个月，有幸加入了IUSM(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Student Ministry)，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在此求学的国际学生。教会的工作人员多为在美生活多年的华裔和韩裔，当然也有不少在美国长大的中国面孔。也许是因为service不在教堂的缘故，没有庄严肃穆的唱诗班和牧师，布道者会用幽默的方式解读经文，而每个人都可以畅谈自己的经历和对于《圣经》的理解。从最初的接机，到后来的English class，万圣节的pumpkin curve，还有感恩节晚餐，这个组织就真的仿佛一个大家庭，可以毫无忌讳地把自己的恐惧和焦虑袒露在大家面前，因为我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真诚相待。大家普遍操着比中文更流利的英文畅谈家乡的奇风异俗奇珍异馐，当然更多的还有对宗教的理解和人生规划，穿插着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奇闻异事，在这里，能感到东亚文化和西方文化时时交织融合同时又充满着张力的奇妙关系。在tiny，发现不一样的自己。不曾想过自己在异国的短短一个学期会有什么社交经历，然而tiny就这样简单粗暴地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最初加入这个伯克利中文戏剧社团只是抱着去打酱油玩一玩的心态，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第一次在12小时内搞定一个剧本，第一次尝试鬼妆，做了人生中第一个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马桶，参与了人生中第一次试镜（虽然最后被刷了下去），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剧本翻译，还是中译英（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来看我们的中文大戏）.....很幸运，在tiny认识了一群戏精，感慨天涯何处无知己，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很有戏。筹备了一个学期的大戏《风声》上演的那天，和剧组的患难之交们全程窝在小小的后台上上下下地搬弄道具，看着台上演员的忘我投入，听到台下观众在莫名其妙的节点发出阵阵笑声，发现那些只有我们这些全程参与前期制作排练的人才能看出的临场bug与应变补救，以及事后听到观众窃窃议论演员的演技、字幕的翻译，那个下午和晚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笼罩在舞台魔幻的灯光下，想来全是美好。那次全社团一起去pacifica找了一座海边的小房子进行retreat，房子的背后是悬崖，悬崖之下是大海。半夜两三点在悬崖上燃起篝火，有人吹拉弹唱，有人调酒，更多的人（比如我）把酒临风，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其喜洋洋者矣。第二天，看不到日出（毕竟在西海岸，日出不存在的），但是不远处出没的两只海豚已足够令人惊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生快事，不过如此。